

地下的笑聲

郭沫若



笑的小地

著 若 沫 郭

行 刊 店 書 燕 海

地六的筆寫

• 有 所 權 版 •

刊
行
者
：

著 者 郭 沫 若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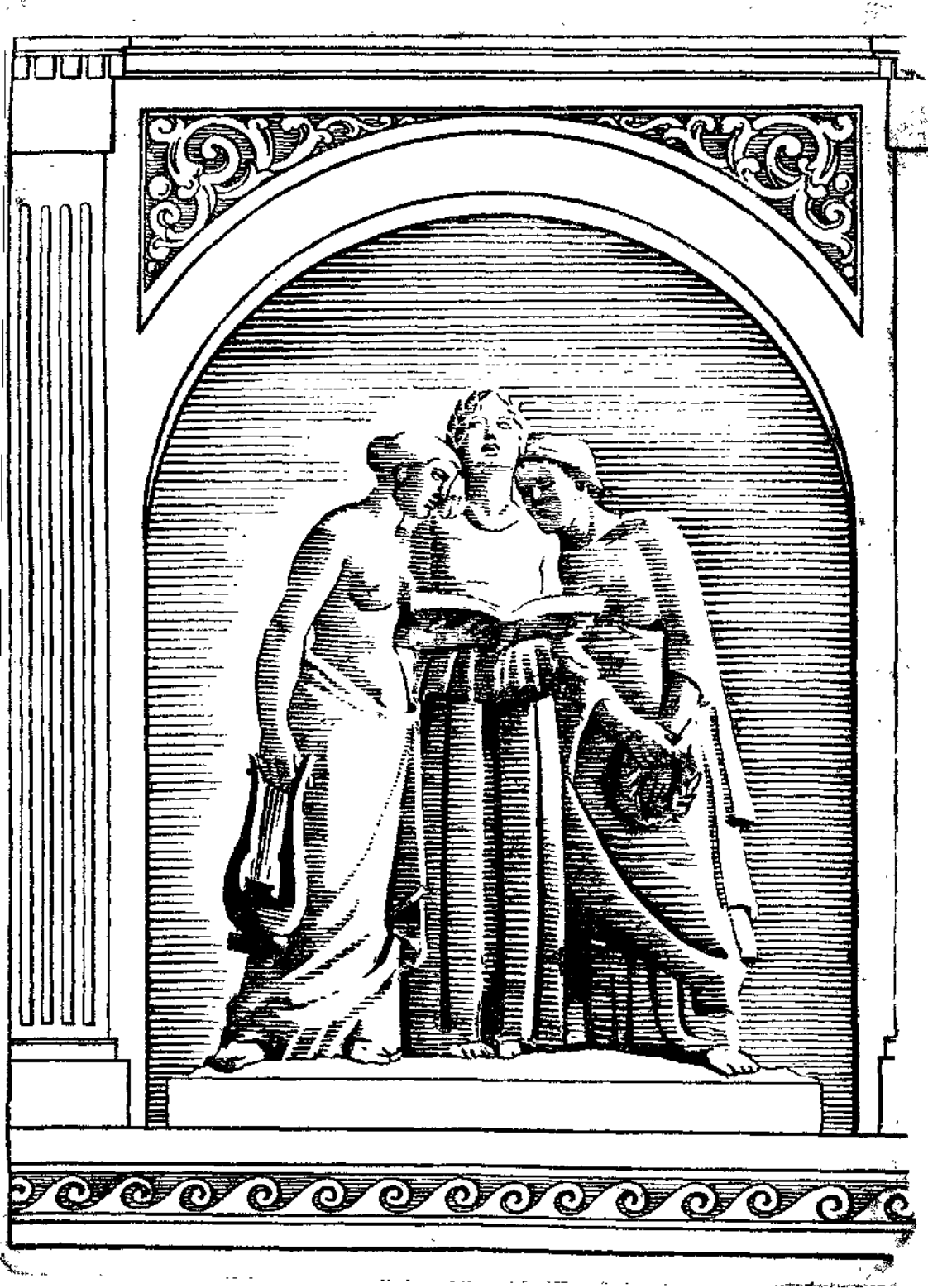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尤 藝 印 刷 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刊 行 日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海 燕 書 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

總 (86) 全 (A-3-1) * 2 (1501-4500)



序

這兒把以前寫過的一些小說樣的東西蒐集在一道。有的寫在二十多年前，有的寫在今年；有的寓言，有的是寫實；有的是歷史故事，有的是身邊雜事，或者可以命名爲『五花八門集』吧。

有的人說，我的筆調太直不寬於寫小說，因此所寫的小說也有些不像小說。是不是真正這樣，我自己缺乏自知之明。這倒也不是謙虛。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實在不是容易的事。譬如目不自見一樣，人也就不能自知。但這也不是絕對的話。今天我們已經有方法讓自己的目看見自己，而且看見自己網膜上的盲點；人也有方法把自己客觀化而加以認識。這方法是什麼呢？並不新奇，請讀者讀了這書，多加以嚴厲的批評，那就可以讓我自己知道了。

我自己從事文筆活動，將近三十年了。以往的三十年，猶如在暗夜中摸索着走路。也過過一些關，也進過一些塔，行路的確是很艱難的。不過在今天看來，我似乎已經走上了明確的大道了。怎樣的大道呢？那就

爲人民服務的路。

自己自信尚未衰老，雖然也有人在詛咒我衰老。但我尚有餘勇可賈，今後的心力極願在爲人民服務的道路上盡瘁。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

目次

序

第一輯：入關

柱下史入關	三
漆園吏遊梁	三
馬克斯進文廟	三
孔夫子吃飯	三
孟夫子出妻	三
秦始皇將死	三
楚霸王自殺	三

司馬遷發憤

六

賈長沙痛哭

六

齊勇士比武

九

第二輯：塔

陽春別

六

L'ebenicht 的塔

一〇

萬引

二六

葉羅提之墓

三三

喀爾美蘿姑娘

二九

第三輯：漂流三部曲

歧路

一五

煉獄 100

十字架 101

第四輯：行路難

上篇 103

中篇 飄流插曲

第一章 末日 106

第二章 活的蚊蟲 107

第三章 流氓的情緒 108

下篇 109

第五輯：落葉

落葉 110

第六輯：騎士

騎士

四〇一

第七輯：地下的笑聲

金剛坡下

四〇九

波

四一六

月光下

四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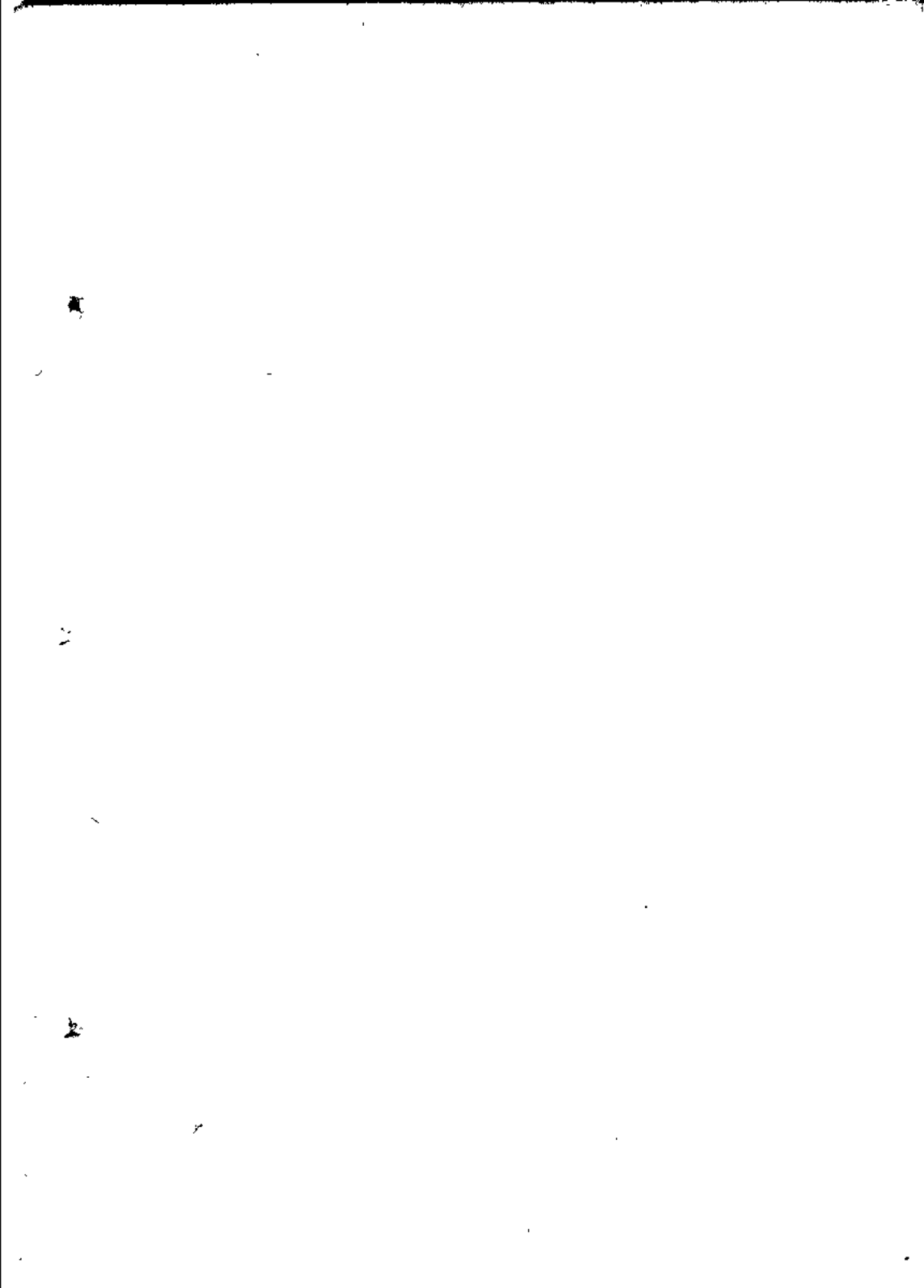
地下的笑聲

四一九

第一輯

入

關



柱下史入關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屋脊上的鯢魚和關門洞口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逼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叉在胸前。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那和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了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片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

——
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哦，柱下史老聃先生呀！」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鬭爭，他向頸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額額和鼻端被太陽的光感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輟，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噯，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簡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它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曾離它。我一展開它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慈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著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浴沐，這一系列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它的芳香凝成音樂，它的色彩匯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

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蟲，整個的美滿看便要被他們蠹蝕乾盡。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把便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了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到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它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看了它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它，它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謙恭，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爲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輻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它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爲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而求，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到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偽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偽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它提醒了我這個偽善者的良心。青牛它是我的先生呢。它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偽善者啊，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它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